

也。」後妻卒，東美不食求死。家人哀之，乃合葬。未一歲，塚上生梓樹，同根二身，相抱而合成一樹。每有雙鴻，常宿於上。孫權聞之嗟歎，封其裡曰「比肩」，墓又曰「雙梓」。後子弘與妻張氏，雖無異，亦相愛慕。吳人又呼為「小比肩」。（出《述異記》）

潘章

潘章少有美容儀，時人競慕之。楚國王仲先，聞其美名，故來求為友，章許之。因願同學，一見相愛，情若夫婦，便同衾共枕，交好無已。後同死，而家人哀之，因合葬於羅浮山。塚上忽生一樹，柯條枝葉，無不相抱。時人異之，號為共枕樹。

胡邕

吳國胡邕，為人好色，娶妻張氏，憐之不捨。後卒，邕亦亡。家人便殯於後園中，三年取葬，見塚上化作二人，常見抱如臥時。人競笑之。（出《笑林》）

戴熙

武昌戴熙，家道貧陋，墓在樊山南。占者云：「有王氣。」桓溫仗鉞西下，停武昌。鑿之，得一物，大如水牛，青色，無頭腳。時亦動搖，砍刺不陷。乃縱著江中，得水，便有聲如雷，響發長川。熙後嗣淪胥殆盡。（出《異苑》）

王伯陽

王伯陽家在京口，宅東有一塚，傳云是魯蕭墓。伯陽婦，郗鑿兄女也，喪，王平墓以葬。後數日，伯陽晝坐廳上，見一貴人乘肩輿，侍人數百，人馬絡繹。遙來謂曰：「身是魯子敬，君何故毀吾塚？」因目左右牽下床，以刀鐙擊之數百而去。絕而復甦，被擊處皆發疽潰。數日而死。

一說，伯陽亡，其子營墓，得二漆棺，移置南岡。夜夢肅怒云：「當殺汝父。」尋復夢見伯陽云：「魯肅與吾爭墓，吾日夜不得安。」（「吾日」六字原作「若不如不復得還」，據明抄本改）後於靈座褥上見數升血，疑魯肅之故也。墓今在長廣橋東一里。（出《搜神記》）

羊祜

晉有相羊祜墓者云：「後應出受命君。」祜惡其言，遂掘斷以壞其相。相者云：「墓勢雖壞，猶應出折臂三公。」俄而祜墮馬折臂，果至三公。（《幽明錄》曰：羊祜工騎乘，有一兒，五六歲，端明可善。掘墓之後，兒即亡。羊時為襄陽都督，因乘馬落地，遂折臂。於時士林咸歎其忠誠。此出《世說新語》）

閻丘南陽

范陽粉水口有一墓，石虎石柱，號文將軍塚。晉安帝隆安中，閻丘南陽將葬婦於墓側，是夕從者數十人，皆夢云：「何故危人以自安？」覺說之，人皆夢同。雖心惡之，恥為夢回。及葬，但鳴鼓角為聲勢。聞墓上亦有鼓角及鎧甲聲，轉近，及至墓，死於墓門者三人。既葬（「既葬」原作「即殮」，據明抄本改）之後，閻丘為楊佺期所誅族。人皆為以文將軍之崇。（出《荊州記》）

古層塚

古層塚，在武陵縣北一十五里二百步，周回五十步，高三丈，亡其姓名。古老相傳云，昔有開者，見銅人數十枚，張目視。俄聞塚中擊鼓大叫，竟不敢進。後看塚土，還合如初。（出《郎州圖經》）

隋王

齊隋王嘗率佐使，上樊姬墓酣宴。其夕，夢樊姬怒曰：「獨不念封崇之義，奈何困我，當令爾知。」詰旦，王被病，使巫覡引過設祀，積日方愈。（出《渚宮舊事》）

楚王塚

南齊襄陽盜發楚王塚，獲玉屐玉屏風青絲編簡，盜以火自照，王僧虔見十餘簡，曰：「是科門書《考工記》、《周官》」闕文。」

舒綽

舒綽，東陽人，稽古博文，尤以陰陽留意，善相塚。吏部侍郎楊恭仁，欲改葬其親。（「其親」原作「觀王」，據明抄本改）求善圖墓者五六人，並稱海內名手，停於宅，共論藝，互相是非。恭仁莫知孰是，乃遣微解者，馳往京師，於欲葬之原，取所擬之地四處，各作歷，記其方面，高下形勢，各取一斗土，並歷封之。恭仁隱歷出土，令諸生相之，取殊不同，言其行勢，與歷又相乖背。綽乃定一土堪葬，操筆作歷，言其四方形勢，與恭仁歷無尺寸之差。諸生雅相推服，各賜絹十匹遣之。綽曰：「此所擬處，深五尺之外，有五穀，若得一谷，即是福地，公侯世世不絕。」恭仁即將綽向京，令人掘深七尺，得一穴，如五石甕大，有粟七八斗。此地經為粟田，蟻運粟下入此穴。當時朝野之士，以綽為聖。葬竟。賜細馬一匹，物二百段。綽之妙能，今古無比。（出《朝野僉載》）

李德林

隋內史令李德林，深州饒陽人也。使其子卜葬於饒陽城東，遷厝其父母。遂問之，其地奚若。曰：「卜兆雲，葬後當出八公。其地東村西郭，南道北堤。」林曰：「村名何？」答曰五公。林曰：「唯有三公在，此其命也，知復云何。」遂葬之。子伯藥，孫安期，並襲安平公。至曾孫，與徐敬業反，公遂絕。（出《朝野僉載》）

郝處俊

唐郝處俊，為侍中死。葬訖，有一書生過其墓，歎曰：「葬壓龍角。其棺必斷。」後其孫象賢，坐不道，斲俊棺，焚其屍。俊發根入腦骨，皮托毛著骷髏，亦是奇毛異骨，貴相人也。（出《朝野僉載》）

徐勣

唐英公徐勣初卜葬，繇曰：「朱雀和鳴，子孫盛榮。」張景藏聞之，私謂人曰：「所占者過也，此所謂『朱雀悲哀，棺中見灰』。」後孫敬業揚州反。弟敬貞答款曰：「敬業初生時，於葶（「葶」原作「葬」，據明抄本改）下掘得一龜，雲大貴之象。英公今秘而不言，果有大變之象。」則天怒，斲英公棺，焚其屍。「灰」之應也。（出《朝野僉載》）

韋安石

神龍中，相地者僧泓師，與韋安石善。嘗語安石曰：「貧道近於鳳棲原見一地，可二十餘畝，有龍起伏形勢。葬於此地者，必累世為台座。」安石曰：「老夫有別業，在城南。待閒時，陪師往詣地所，問其價幾何。同游林泉，又是真興。」安石書聞，謂曰：「公為天子大臣，泓師通陰陽術數，奈何一旦潛游郊野，又買墓地，恐禍生不測矣。」安石懼，遂止。泓歎曰：「國夫人識建元兒。」

非貧道所及。公若要買地，不必躬親。」夫人曰：「欲得了義，兼地不要買。」安石曰：「舍弟紹，有中殤男未葬，便與買此地。」泓曰：「如賢弟得此地，即不得將相，位止列卿。」已而紹竟買其地，葬中殤男。紹後為太常卿禮儀使，卒官。（出《戎幕閒談》）

源乾曜

泓師自東洛回，言於張說，缺門道左有地甚善，公試請假三兩日，有百僚至者，貧道於簾間視其相甚貴者，付此地。說如其言，請假兩日，朝士畢集。泓云：「或已貴，大福不再。或不稱此地；反以為禍。」及監察御史源乾曜至，泓謂說曰：「此人貴與公等，試召之，方便授以此。」說召乾曜與語。源云：「乾曜大塋在缺門，先人尚未啟祔。今請告歸洛。赴先遠之期。故來拜辭。」說具述泓言，必同行尤佳。源辭以家貧不辦此，言不敢煩師同行。後泓復經缺門，見其地已為源氏墓矣。回謂說曰：「天贊源氏者，合窪處本高，今則窪矣；合高處本窪，今則高矣。其安墳及山門角缺之所，皆作者。問其價，乃賒買耳。問其卜葬者，村夫耳。問其術，乃憑下俚鬥書耳。其制度一一自然如此。源氏子大貴矣。」乾曜自京尹拜相，為侍中近二十年。（出《戎幕閒談》）

楊知春

開元中，忽相傳有僵人在地一千年，因墓崩，僵人復生，不食五穀，飲水吸風而已。時人呼為地仙者，或有呼為妄者，或多知地下金玉積聚焉，好行吳楚齊魯間。有二賊，乘僵人言，乃結凶徒十輩，於濠壽開發墓。至盛唐縣界，發一塚，時呼為白茅塚。發一丈，其塚有四房閣，東房皆兵器，弓矢槍刀（「刀」原作「人」，據明抄本改）之類悉備；南房皆繒綵，中奩隔，皆錦綺，上有牌雲，周夷王所賜錦三百端。下一隔，皆金玉器物；西房皆漆器，其新如昨；北房有玉棺，中有玉女，儼然如生。綠發稠直，皓齒編貝，穠纖修短中度，若素畫焉。衣紫帔，繡襪珠履，新香可愛。以手循之，體如暖焉。玉棺之前，有一銀樽，滿。凶徒競飲之，甘芳如人間上樽之味。各取其錦彩寶物，玉女左手無名指有玉環，賊爭脫之。一賊楊知春者曰：「何必取此，諸寶已不少。」久不可脫，競以刀斷其指，指中出血，如赤豆汁。知春曰：「大不仁。有物不能贖，卒斷其指，痛哉。」眾賊出塚，以知春為詐，共欲殺之。一時舉刀，皆不相識，九人自相斫，俱死。知春獲存，遂卻送所掠物於塚中，相以土瘞之而去。知春詣官，自陳其狀，官以軍人二十餘輩修復。復尋討銘志，終不能得。（出《博異志》）

唐堯臣

張師覽善卜塚，弟子王景超傳其業。開元中，唐堯臣卒於鄭州，師覽使景超為定葬地。葬後，唐氏六畜等皆能言，罵云：「何物蟲狗，葬我著如此地？」家人惶懼，遽移其墓，怪遂絕。（出《廣異記》）

陳思膺

陳思膺，本名聿修，福州龍平人也。少居鄉里，以博學為志。開元中，有客求宿。聿修奇其客，厚待之。明日將去，乃曰：「吾識地理，思有以報。遙見此州上裡地形，貴不可言，葬之必福昆嗣。」聿修欣然，同詣其處視之。客曰：「若葬此，可世世為郡守。」又指一處曰：「若用此，可一世為都督。」聿修謝之。居數載，喪親。遂以所指都督地葬焉。他日拜墓，忽見其地生金筍甚眾，遂彩而歸。再至，金筍又生。及服闋，所獲多矣。因攜入京，以計行賂。以所業繼之，頗致聞達。後有宗人名思膺者，以前任誥牒與，因易名乾執政。久之，遂除桂州都督。今壁記具列其名，亦有子孫仕本郡者。（出《桂林風土記》）

[返回 >> 太平廣記 >>](#)

[上一篇](#) [下一篇](#) 本書來源：[開放文學網站](#)